

武侠江湖再失“情侠”

与金庸并称“南金北萧”的萧逸去世，曾创作《甘十九妹》《马鸣风萧萧》

金庸去世未足一月，又一武侠小说大家去世。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发讣告称，著名的武侠小说大家萧逸先生于11月19日8点45分因肺癌晚期，医治无效辞世，享年83岁。

作为著名武侠小说家，萧逸与金庸被称为“南金北萧”。萧逸创作的武侠小说包括《甘十九妹》《饮马流花河》《无忧公主》《马鸣风萧萧》《长剑相思》等。这些作品大多数被改编成剧作，其中鲁剧《甘十九妹》开内地武侠剧先河，被称为武侠剧经典。

□本报记者 倪自放

心目中的“十九妹” 是林青霞

作为热播剧《甘十九妹》《马鸣风萧萧》《新甘十九妹》的主创，鲁剧代表性导演之一的张辉力曾就上述剧作与萧逸进行过多次面对面沟通。11月20日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张



萧逸在《新甘十九妹》海报前签字。

辉力对萧逸去世表达了悼念，“作为享誉海内外的华语武侠小说大家，出生于北京的萧逸，籍贯是山东菏泽，他是山东人。”

萧逸的父亲是抗日将领萧之楚。萧之楚出生于现在的菏泽市牡丹区吕陵镇，1936年在菏泽建有萧家大院，萧家大院是目前菏泽城区为数不多的保存完好的民国时期建筑。为保护历史遗存，菏泽市在2008年拨付专款对这所宅院进行了修缮。

张辉力说，萧逸作品能够多次被改编成鲁剧，也源于萧逸上世纪90年代到山东老家探亲，“1994年，有朋友告诉我萧逸到菏泽探亲在济南停留，并说萧逸的《饮马流花河》等多部小说的剧作改编权已经被北京同仁买走，现在还剩下《甘十九妹》的版权，问我担任总编辑的山东三冠电影电视实业公司是否感兴趣。”张辉力说自己听到这个消息很兴奋，“萧逸的小说里，我个人最喜欢的是《甘十九妹》，这部小说之前已经在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过，非常受听众的欢

迎。”

张辉力说，自己代表山东三冠很快与萧逸在济南进行了会面，“萧逸人很精神，很热情，也很健谈，他说回老家很高兴。我们也谈到了《甘十九妹》的改编，萧逸说，他自己心目中‘十九妹’的演员人选是林青霞。”

鲁剧代表性作品之一的《甘十九妹》1995年冬天开机拍摄，出品方之一的山东三冠总编辑张辉力担任策划，刚刚拍完热播剧《白眉大侠》的王文杰执导，拍摄地点包括泰山、千佛山、蓬莱等地，剧作1996年秋季播出引来收视热潮，被称为上世纪90年代内地武侠剧的代表作之一。虽然《甘十九妹》没有如萧逸预想的那样请来林青霞饰演十九妹，但杨露的表演依然受到了萧逸的认可，“萧逸看了剧作后非常满意，对杨露的表演也满意。后来杨露去美国，萧逸热情接待，对杨露帮助不少。”张辉力说。

“情侠”心愿 是拍影版“十九妹”

萧逸二十岁时以处女作



《铁雁霜翎》杀入文坛，他创作的《甘十九妹》《饮马流花河》《无忧公主》《马鸣风萧萧》《长剑相思》等多部著作的发行量俱已超过千万册。萧逸还是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的创会会长，该会在讣告中称：“他一生热爱中国文化，以身为中国人而自豪，他的辞世是世界华语文学和中国文学的一个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

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萧逸与金庸并称“南金北萧”。但与萧逸有过深入交流的张辉力说，“金庸作品相对来说磅礴大气，萧逸的作品典雅婉约，风格飘逸流畅，情感设置和女性角色写得出色，所以我们叫他‘情侠’。”

萧逸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到他的武侠小说为何偏爱女侠，萧逸说，我知道大家都非常喜欢“甘十九妹”，但我还是强调《甘十九妹》的主角是尹剑平。我之所以花那么多笔墨在

女侠身上，因为我偏爱中庸之道，一部作品里不能只有阳刚之气。

鲁剧《甘十九妹》生动再现了萧逸的“情侠”世界，这也促成了鲁剧和萧逸的多次合作。随后，王新民执导，根据萧逸同名小说改编的鲁剧《马鸣风萧萧》也受到好评。2012年，张辉力筹备鲁剧《新甘十九妹》，再次与萧逸进行了沟通。2013年，张辉力执导的《新甘十九妹》拍摄完毕请萧逸观看，萧逸的反馈是“非常好”。这期间，萧逸甚至和张辉力谈了拍摄电影版《甘十九妹》的设想，“他说自己有一个心愿，就是拍摄影版《甘十九妹》。影版《甘十九妹》就由张辉力来执导，资金各方筹集。”张辉力说，影版《甘十九妹》的筹备还没有太大进展，萧逸先生就辞世了，这实在是一大遗憾。

萧逸：有武没侠很悲哀

一生都在追求武侠写作文学性的萧逸，生前在接受专访时，曾痛斥只有武没有侠的作品，“这很悲哀。”

和古龙疏远， 因为性情不同

记者：您父亲是国民党将军，出生在这样的军人家庭对您写武侠小说是否也有影响？

萧逸：我写武侠与这个确实有关系，从小家里就灌输效忠国家。此外，从小在家听京剧，家里常常开堂会，这也丰富了我的武侠小说写作。

父亲在家里是绝对的专制，小时候我们几个兄弟姐妹见了像老鼠见了猫一样，父亲在客厅里一坐，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都会借故溜走。幸亏他老是在前方作战，很少管得了我们。我母亲是续弦，他们结婚后第三天父亲就抗日去了，那个时候母亲才19岁。

后来，我去海军军官学校读书，但我不喜欢，就退役回家，父亲很快也去世了，所以只好由着我的性子了。

记者：不少写武侠的作家生活都比较风流，但您一直很节制。

萧逸：古龙是我同学但不是同班。大家都知道，他玩世不恭，很可惜。酒色财气，四个字他全沾了。一见面就是一瓶酒放在那里，开始跟他交往，被他的酒弄得痛苦不堪。有一次，他喝酒喝醉了，醉到连计程车都下不来，

我只好把他抱到家里。我家住在山上，还得把他扶到山上。然后吐得呀，我还帮他脱鞋子。第二天他写专栏，说萧逸帮我脱皮鞋，穿皮鞋系鞋带。这小子，我帮了他还要被他消遣一下。因为性情不同，我跟他自然合不拢，慢慢疏远了。

我这个习惯跟父亲从小的家教有关。父亲规定好的，早上6点一定得起床，晚上11点前一定上床，不能夜不归宿，吃饭不能说话。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所以我写作从来不熬夜。晚年父亲被疾病缠了9年，我就立志一定要有好的身体，烟酒不沾不熬夜，我也不太会赌博，唯一的爱好是户外旅游。我想，这是出自军人家庭的好处。

记者：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大批作家从事武侠创作，有竞争压力吗？

萧逸：压力不在对方，在自己。作为一个作家，既然称为家，首先就要自成一派之言，第二要有基本固定读者。这也是我为什么不去看其他武侠小说家作品的原因，我连古龙的东西都没看，怕受到别人影响。

任何时代都需要侠

记者：您一直坚持，武侠小说也要有文学性。

萧逸：在传统的观念里，武侠小说一直被看作中下阶层的读物，现在既然我们谈新武侠，那在创作



电视剧《甘十九妹》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上总得要有创新和改革，所以我就尝试舍弃了章回小说的手法。我是用新文艺笔法写新武侠，比如《饮马流花河》，我是用散文的手法写的。不过，虽然写作手法上有创新，但表现的还是传统的侠义。所以，武侠小说再怎么新，最后还得落到侠义上。

另外一方面，武侠小说和传统的文学没有本质的区别，唯一不同的是里面多一点武打的描写，更加注重侠义的刻画。事实上，在我们文学史上流传下来的小说，大部分是武侠或者侠义小说，比如，四大名著几乎都与武侠有点关系。《红楼梦》里有个尤三姐，她是个侠女，《水浒传》就更不用说了。而现在的新武侠小说还能注入推理、科幻、侦探等元素，这是以前武侠写作所没有的。在我看来，只要作家有足够

的才华和知识，可以把所有文学元素都放进武侠的框里。武侠小说是国粹，要好好继承发扬。

记者：您一直强调，武侠小说创作要写出人性，侠士独有的人性是什么？

萧逸：为义捐躯，敢爱敢恨。

记者：可现在的时代，我们还需要侠义吗？

萧逸：一定要有，我们绝对需要，人心需要它。过去因为法制不健全，所以需要侠士替天行道。今天法制健全了，可一定就公平吗？现实还是弱肉强食。所以，侠士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在任何时代都需要。不一定是武功高强的人才是大侠，您看谭嗣同，他又不会武功，但那个气势就是大侠；您看秋瑾，我们常说她是侠女。这就是所谓出儒入侠。所以，我们的侠义千古不绝，

不能到了我们这代就断绝了。

记者：但是现在我们对武侠小说创作的未来不是太乐观。

萧逸：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黄金年代，现在是暂时的低潮。现在的东西都不是武侠主流，除了打斗之外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但我对武侠小说的未来是乐观的。

记者：不过我们现在看武侠小说或者影视剧，首先注重的可能还是武功。

萧逸：很不幸，因为港台影视剧几十年的影响，我们把武侠和武打混淆了，现在只有打杀一片。如果只有武没有侠，那跟流氓打架还有什么分别？这是很可悲的事情。现在的所谓武侠影片都打成一团，见面就杀人，逞强斗狠，这很悲哀。

(宗禾)